忆在万县金大附中的一年（1938.9-1939.6）

作为家属，我随河大寻找迁校先遣队来到万县。后因河大不去万县，我家暂留万县。适我该上初中，而金大附中迁至万县办学。我即报考，幸蒙录取为初一新生。时年12岁，第一次离家，食宿在校。但也很快适应学校环境。

学校所在的郊外杨家花园门口有两大棵桂花，一棵绛色，名丹桂。一棵黄色，名金桂。我住校的当天就采集了一把金桂养在宿舍里，满屋清香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桂花，印象特深。以致离休后，特意在小院中种植一株四季桂。

现已进入鲐背之年的我，耳边仍留有第一堂英语课的回声：“What is this?”“It is a book.”韩老师举着的书就是直接法英语课本。这种教学法使我得益终生。除了英语，我通晓俄、德、日文。我思念教国文的吴老夫子，教算术的张老师。她戴一副金边眼镜，和蔼可亲，把算术课讲得有声有色。我曾去她家看望过她。初一上学期是植物学，那位男老师叫我们采集标本作为平时成绩。于是，什么叶子的对生、互生，轮生的现象等等都曾介绍给我那三四岁的孙子。下学期的动物学的女老师讲了毛毛虫与蝴蝶的关系，引起我们兴趣。她当众把一条六七尺的活蛇一段一段的塞进一个有火油的标本缸里，令人佩服。训育主任张廉老师看起来很严肃，每晚熄灯后，他总是在大宿舍巡视，听见那儿有人说话就悄悄地走过去，小声警告：“不要说话了。”还有，校长张坊先生风趣的对大家讲：“大考，大玩；小考，小玩；月考，越玩；不考，不玩。”所以，我在北方中学，一次考试罢，读英语令一些同学奇怪。也正是这样，我考大学时，就没带书去。

杨家花园的上面有一所兵营，士兵的臂章是补充第四团。他们在山坡下，小河对面有一个靶场。那年寒假，我在街上走，忽然听见军号嘹亮，随即看到一大队士兵，前面两列十几位号兵轮流吹着军号，后面的四列纵队，穿着崭新的灰军装，挎着绿背包、新腰带、白毛巾和军用水壶。这时，沿途放起了鞭炮，打起了横幅“欢送川军出征”。我很兴奋，跟随着直到码头，看他们上船。他们在船上，都站在靠码头一边，默默地看望这即将离别的城市。我没看到他们的臂章。忽然想到他们是不是学校上边的补充四团。开学后，我立即跑到那军营去看，果然人去楼空。室内外干干净净。我衷心祝愿他们凯旋归来。

遭遇日寇轰炸。就在这个寒假的第一天，我刚到家不久，端起饭碗，土炮两声，警报响了，接着三声，紧急警报。立即那飞机的轰鸣声就在头顶。母亲说，不好，快钻床底下。她一边还把被褥摊开到床上。立时炸弹声、机枪声不断，但很短暂，解除警报也随之而来。我好奇地出门去看，刚走到大街上，迎面一群人打着灰色的红十字旗，后面好几个人抬着一个大灰布担架，沉甸甸的，外面渗着血。我赶快躲进小巷。当从另一个巷口到大街上时，又遇见一个打着上有红十字的灰色旗引领一个渗血的大担架过来。我赶快转回家。过后，隔壁住的警察局刘局长家的警官对我们说，日本鬼子的飞机可坏啦，一个小学正在集合准备放学，它一个炸弹把学生连老师炸死了，局长去看了，哭了。

那时，我们的防空能力很差。日本鬼子明目张胆的低空飞行轰炸，扫射我国平民百姓。

日本光强调广岛被炸。他却不向炸死中国平民负罪。我们各个城市也应纪念日本飞机轰炸的日子。例如，最近重庆市就纪念6-5 日本飞机轰炸事件。

寒假过后，学校也叫我们躲警报。只是到校外疏散一下而已。